

滑稽
書

新十三經第十三集分目

逍遙經

消閒談話會

新哈哈笑

春燈錄集

逍遙法

卷四

第十三經第十三集

逍遙經

戲續冲虛真經

觀濤生

新 十 三 經

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飛行絕迹。杳不知其所之一日。翱翔
半空。扶搖直上。突遇一人。恍兮惚兮。若駕奇肱之飛車。絕雲霓。凌
蒼天。翩然風度。瀟洒不羣。幾疑神仙中人也。子列子喑嘆曰。予上
天下地。信足所之。往來無阻。飄飄乎若遺世而獨立。羽化而登仙。
自以爲人間世。無與我相儔匹也。今奈何猶有斯人。不獲之于塵
俗。而適遇之于太空。誠哉無獨而有偶矣。乃招手而進與之語曰。
拙乎仙乎。子何人斯。飛翔上下。如履平地。獨往獨來。游行自在。意

者世俗所謂神仙卽先生歟其人對曰予爲逍遙予非凡非仙亦凡亦仙遇凡則仙遇仙則凡姑謂之仙中之凡凡中之仙可矣雖然予亦不自知仙與凡之分其徑塗果奚若也子列子笑拍逍遙子之肩曰先生無思無慮無罣無礙無拘無束無愁無病上登九天下徹九淵憑虛御空其樂靡有所極眞神仙矣吾與子願結爲同志把臂以行其可乎逍遙子哈然笑曰子何所見之不廣也子以憑虛御空謂爲逍遙之極則乎其實此猶其一端耳夫天地大矣吾不能測其量也萬物衆矣吾亦不能僂指以算也而皆足以寓之逍遙快樂于其間豈獨御風而行一端已哉然則如吾子見是猶山雞舞鏡以爲極天下色之至美野蠶作繭以爲極

天下工之至巧有識者笑之矣。實則未足語于逍遙之極也。子列子異其言曰：然則奈何可得而聞乎？逍遙子笑曰：何不可之與有？天地生材，動者植者，飛者潛者，此有機體者。吾不知其幾千萬也。金也，石也，水也，土也，砂也，煤鹽也，此無機體者。亦不知其幾千萬也。而神靈首出者，維人。故以人爲最貴。維最貴也，故萬物皆備于我。我得以不爲萬物所制而取之不竭，用之無窮。萬物皆爲我所利用。聲音美妙，所以悅吾耳也。采色豔麗，所以樂吾目也。膏粱肥腴，所以適吾口也。文繡華美，所以章吾身也。山之高巍巍乎，水之流洋洋乎，所以供吾之登臨也。芬馥者，花之香；葱鬱者，木之盛。所以予吾以玩賞也。鳶飛魚躍，所以怡吾情；適吾性也。月白風清，所

以潔吾志。暢吾懷也。吾誠驅遣愁魔。蕩滌煩慮。何在不可。逍遙容與于其間哉。而吾子獨以御風而行。一事當之子。真拘拘不化者也。子列子曰。先生之言。敬聞命矣。然禦寇竊聞名家之言矣。漆園莊生有齊物之論。西方聖人有萬物平等之觀。洵如先生所言。則吾爲主。而萬物爲奴。芻狗羣類。與暴殄天物者。相去幾何。抑何不平等之甚。一至于此哉。逍遙子曰。迂哉子也。人與萬物。皆天之所生者也。人苟不與萬物相周旋。則人與萬物爲絕交。而各處于寂寞無情之地。在人爲槁木。死灰。此初非大造生人之本心也。在萬物亦俱爲陶犬瓦雞。亦非大造生萬物之本心也。惟人與萬物相晉接。則我與物始相處于有情之天。而翕然無間。我復利用之而

深得其趣。此吾所以逍遙而無患也。子列子曰：樂哉先生！洵乎得大自在哉！然禦寇又奉教于君子矣。人有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也。今先生深得逍遙之旨趣，其于七情得喜、樂、愛、欲，而遺怒與哀、惡，是七情祇得其四，而遺其三也。意者養之有素，遂能免矣。逍遙子曰：否，我不能免也。子列子曰：然則先生奚以逍遙自號？名不正則言不順，名乃實之所表，見於外者也。先生豈不務者歟？逍遙子曰：否，是有術焉。吾非不怒也，視可怒者爲可喜而吾怒平矣；吾非弗哀也，視可哀者爲可樂而吾哀止矣；吾非無所惡也，視可惡者爲可愛，可欲而吾所惡者解矣。卽一時有難平之怒，難止之哀，難解之惡，而以可喜、可樂、可愛、可欲者易之，而不平者亦平，不止。

第三十經 逍遙經

者亦止不解者亦解矣。此吾所以毅然自號爲逍遙子而無疑也。子列子曰：美哉！先生逍遙之術也。昔者周之尹氏大治其產，昔昔夢爲人僕，其役夫則昔昔夢爲人君（以上見列子）。夫有尹氏之富，可謂逍遙矣；而夢境則大苦，役夫賤矣。宜乎終其身無逍遙之望矣。而夢境則大樂，雖彼此兩劑其平，豈若先生之終日優游，靡所憂患哉？禦寇請從而受業焉。逍遙子曰：不可。古語有之：樂不可極，極之而哀。故學我者病，似我者死。不善逍遙者，恐適以爲患也。

消閒談話會

(前後脚) 滬俗凡訪人不值而其人適他出者。每語來人曰。前脚後脚。意謂渠前脚方出門。子後脚適至也。某甲初至滬。偶出訪友。友適他之。旁人即以。前脚後脚之語告甲。念惟走獸有前後足之分。人則僅言左右。從無前後之稱。以爲其人有。意侮辱。大肆喧。嗽其人亦莫明其妙。兩造爭辨。幾至用武。後經他人說明。原由。甲始知爲誤。會悻悻而去。(定夷)

(教別字) 某塾師專教別字。是何言興。人馬瘦哉等語。指不勝計。卽大學之道。在新民。亦不免讀作在親民也。一日一學生讀鄉黨篇。塾師教之曰。鄉人。攤必朝服而立於阼階。又爲生講解曰。攤。攤攤頭也。孔夫子見鄉下人。擺攤頭。卽恭而敬之。着上朝衣朝服。立在階上。俟鄉人擺完。然後他去。可恨亦可。

噱也（定夷）

（無恥之恥）某甲年未百半。而齒牙盡落。人戲以無恥之徒稱之。以恥齒同音也。甲心惡之。而不能與人爭。聞上海牙科醫生鑲牙之法極精。乃專誠來滬。倩牙醫裝成假齒。既歸。炫於衆人。以爲從此可一洗無齒之辱矣。黠者見之。笑曰。是眞所謂無恥之恥矣。甲怒甚。厲斥之。黠者笑曰。無齒者之齒。非無齒之齒。而何甲竟語塞（定夷）

（闖堂子）某氏子喜作狎邪遊。恆連宵不歸。其妻王氏性妬而默。既無籠絡其夫之能。則惟與夫吵鬧耳。一日詢於鄰人。堂子何在。有無特別記號。堂子者。滬人呼妓院之稱。王作此問。將往尋其夫也。鄰人欺其默。戲答之曰。福州路廣東路一帶門前懸一巨燈。上書堂字者。即堂子也。王信之。比晚夫又不歸。王乃隻身往覓。至正豐街左近。見某浴堂形式與鄰人所言符合。逕趨而

入。意。夫。必。在。其。內。入。則。忽。見。白。鳥。鶴。鶴。身。無。寸。縷。者。不。知。幾。許。人。不。禁。羞。顏。滿。面。返。身。而。逃。浴。客。爲。之。哄。然。（定夷）

（小貓病）貓食薄荷則醉。有病則食烏藥。筋骨受傷則食蘇木。此見諸方書者也。邑人某甲。性極吝鄙。視錢如命。一日偶患病。往就醫。醫固甲所素識。甲擬不酬診金。醫生亦知甲素一毛不拔。思有以小懲之。因問何病。甲曰。小毛病耳。診之。良易。醫士曰。立方配藥。所費甚巨。足下所患。不過感冒而已。此間有製就之藥。不須看脉。立方也。語次。因於藥箱內取藥一服。與之。甲受而去。醫者爲之大噱。旁人問其故。曰。彼言小貓病。合令服烏藥。庶名副其實耳。（定夷）

（究竟誰賤）某氏女貌醜而悍。琴瑟之間。時生齟齬。夫固翩翩年少。娶妻既不如願。則捨而之他。與青樓中人結不解緣。婦忿甚。一夕率娘子軍往妓院。

第三十編 逍遙編

尋。覓。將。謀。直。搗。黃。龍。爲。犁。庭。掃。穴。計。不。意。妓。亦。健。者。竟。不。相。讓。挺。身。而。起。與。婦。互。詈。婦。戟。指。而。斥。妓。爲。賤。貨。妓。反。唇。相。稽。曰。汝。言。我。曹。爲。賤。貨。當。知。汝。之。身。價。更。賤。於。我。曹。我。曹。適。人。動。索。數。千。金。汝。輩。受。人。家。數。百。元。財。物。卽。應。陪。伴。終。身。究。經。孰。貴。孰。賤。且。男。子。數。日。不。歸。卽。出。外。爭。風。吵。鬧。真。正。賤。不。可。言。婦。被。如。此。奚。落。竟。不。敢。再。與。鬪。口。卒。忍。氣。吞。聲。而。歸。（定夷）

（想新詩）某甲。胸無點墨。專以剿襲爲能。而文名藉甚。不知其底蘊者。皆信爲斯文巨擘。實則甲卽作一便條。亦須半時之久。而猶魯魚亥豕。別字連篇。某商人久耳食甲之文名。嘗攜其所歡之小影。就甲乞題。以邀光寵。甲得小影。把而玩之。搔頭摸耳。備極思索。商人訝之。請其速題。甲曰。我方對此小影。想新詩。子何促之急耶。商人聞言。色頓不懌。奪其小影而去。甲追呼之。商人曰。汝目注此照。只知想心思。居心已是不良。題了出來也無好話。不必費心。

矣。甲始知其誤會。然正搜盡枯腸無所得。即借此下臺。不復與辨。（定夷）

（滑稽聯）余在漢臬時。廁身某報社。賣文爲活。該報先係股份性質。旋因經濟困難。遂爲某黨機關。以圖得其大宗津貼也。而某黨黨員。自收買該報後。遂以社址爲公共俱樂部。或挾妓飲酒。或聚衆豪賭。有時則縱論時事。大吹法螺。更派人調查前清曾受印委各員居處。將藉拐逃公款罪名。以爲索詐金錢地步。種種不規則之言。時時觸余耳鼓。余甚惡之。會屆陰曆新年。漢上俗例。居民必演龍燈。以爲興會。正月十三日。某黨黨員。乃邀報社同人至普海春大餐。凭欄觀燈。時黨員中有某甲者。以『龍燈獅子採蓮船』命余屬對。余應之曰『馬屁牛皮敲竹槓』某甲知余言隱有激射口。雖贊美不絕。而不豫之色則已呈集於面部矣。（少芹）

（官醫）光復後。前清官僚。均挈眷至上海居住。有某宦者。曾任湖南巡撫。到

滬未久。因不服水土。忽膺疾病。乃遣其僕。覓一名醫來診視。僕奉命出。即於馬路上左顧右盼。瞥觀醫閣牆上。大書「官」醫兩字。遂誤認爲「官醫」。自思彼既懸此大市招。必爲名醫無疑。因昂然直入。店夥詢其購買何種物品。僕以延醫對。店夥曰。此處沒有醫士。僕疑醫士自高聲價。乃再三商之。店夥笑而不答。僕大怒。罵曰。你家明明寫着官醫。市招如何不到人家診病。若說官醫。不輕上平民的門。其實我家主人還做過前清巡撫。難道請不起一個官醫麼。（少芹）

（退化）甲乙二人痛談時勢。太息不止。甲曰。外人之言驗矣。乙叩其故。甲曰。我昨閱外報。說我中國。由盜賊時代。降而爲乞丐時代。復由乞丐時代。降而爲奴隸時代。以現今時勢觀之。上年革命。各省大僚。擁兵自衛。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是爲盜賊時代。今而民國困窮。借債爲活。平民生計日窘。是爲乞丐

時代。京內外各官。不知力圖自強。惟知媚外。是爲奴隸時代。恐我偌大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從此萬劫不復的了。乙笑曰。如君所言。則吾國非退化。乃進化也。甲曰。何說。乙曰。盜賊者。國法所必誅。社會所不容。乞丐雖卑。然較之盜賊。不稍愈乎。奴隸雖賤。然與盜賊乞丐較。則相去又遠。是非進化。而何甲曰。此等進化。真正不如退化。（少芹）

（誰是逆子）某氏子。性極桀驁不馴。對於父母。輒厲色相加。稍有不合。則扭其父痛毆。一日。爲他故。捉其父之髮。曳至門外。飽以老拳。鄰人及過路者。均齷齪圍觀之。第聞其父大罵逆子不止。子亦反唇。詈其父。爲逆子。衆詰子曰。你是他生的。他罵你逆子。理所當然。你罵生身父親是逆子。殊爲不合。難道他是你兒子麼。子曰。諸君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對待我的祖父。也同我對待他一樣。須知我毆他。正是跟他學的。他罵我逆子。是恨我忤逆他。我說他

逆子。是代我祖父罵的。衆曰。雖然如此。畢竟他是你父親。總須分個尊卑。長幼。子大聲呼曰。他打我祖父。祖父沒力氣打他。我今日打他。正是做我祖父的代表。請諸君評一評。理到底。誰是個逆子。（少芹）

（小小老婆）某甲有一妻一妾。妾貌美而性極奇妒。與甲約法三章。不許再購置他姬。甲素有登徒子癖者。一日赴友人約。至勾欄中飲譚。見一雛妓。風致絕佳。心雅愛之。要友人爲撮合山。出五百金納之。充下陳。別營金屋貯之。先是甲每夜必歸。自購雛妓後。輒流連忘返。其妾知有異。密派偵騎四出。廉得其情。乃向其夫大興問罪之師。嗣經親友調解。使雛妓歸與同居。甲不得已。強許之。雛妓入門。妾要親友定其名稱。衆謂當呼以二姨太太。妾不可。衆曰。子試言之。妾曰。他只配稱小小老婆。（少芹）

（家賊）某氏子不事正業。日嗜賭博。其父母屢誡之。亦弗聽也。適屆歲首。母

使其子着新衣至戚友家賀年。子僞應之。實則潛詣賭窟。與一般博友角逐。未幾金盡。乃脫袍服質之。旋又質。於是又質鞋帽。爲孤注之一擲。而屢戰屢北。是時身無他物。僅餘絮襖一襲而已。既而局散。某氏子欲歸。若跣而行。又慮爲人所笑。遂思得一策。亟挈一杖出門狂奔。且奔且自語曰。積滑賊。汝瞰我解衣就浴。乃竊我衣履而去耶。吾必追汝。時行人不知其僞。亦尾之行。見其至己之住宅而止。欲入。衆問曰。賊到那裏去了。某氏子曰。我趕的是家賊。(少芹)

(像道士又像和尚)袁項城帝制熱度正熾時。在府中常戴冕旒。着藻火黼黻之衣。謂其妻妾曰。你瞧我這模樣。可像個皇帝不像。于夫人熟視有頃。笑曰。你這頂平天冠。戴在頭上。簡直同道士一般。須令大典籌備處。重行提議式樣。方覺雅觀。袁乃卸冠於案上。其最寵愛之妾在旁拍手笑曰。你戴起帽。

子像個道士除掉帽子倒又像個老和尚了。于夫人罵曰：你喜歡老和尚麼？

（少芹）

（死字別解）有測字者某乙。每日問事者簇擠攤頭。生涯頗稱不惡。而隨口判斷尤敏捷異常。有人拈一死字。乙叩以問何事。答曰：係問流年。乙曰：君今年當有完姻之喜。問何故知之。曰：死字字面雖不佳。實則一牀繡被覆鴛鴦耳。（詩隱）

（竈神利口）竈本以磚土砌成。此舊製也。今滬上流行。人家每多用鐵竈。以並無竈。致竈神牌位無從安設。某姓家一夕夢竈神告曰：目下時風流行。無論何人俱抱金錢主義。爾等既知改用鐵竈。義取乎金。殊不知鐵竈之不如土竈也。蓋土能生金耳。某姓主人爰仍改用土竈。而設竈神牌位於竈。陰焉。竈神遂誇於衆神曰：君等誠可謂不知運動者矣。如某者一言而得復我。